

蘇聯的科學著作

滕砥平譯

Gennadi Fisk 著
居然出版社印行



國立中山大學
國語文研究所

蘇聯的科學工作者

根納第·費許作
滕砥平譯

居然出版社印行

印翻勿 權版有

者作工學科的聯蘇

著者	譯者	出版者	印刷者	基本定價
Gennadi Fish	蔭 磊 平	居然出版社 北京前門內左府胡同十二號	新北京印刷廠 北京和外梁家園	七 元

版初京北月二年〇五九一

向蘇聯科學工作者學習！

本書內容講穀子而原名却沒有穀子字樣，從書末徵求書名的經過一段看來，作者是費過一番斟酌的。作者再四斟酌的結果，認定社會主義策源地穀子增產的喜訊確有向世界報告的價值，可是使穀子得以大量增產的新方法——科學人民化——尤應向世界宣揚。因此，他在到處徵求意見之後，終於給本書定名為「人民的科學研究院」。

原名是「人民科學研究院」，而譯者卻將其改為「蘇聯的科學工作者」，這在譯者也是費過一番斟酌的。譯者認為解放以後的我國，一切得向老大哥蘇聯學習。爲了迎接即將展開的建設高潮，我國的科學工作者自然也應向蘇聯的科學工作者學習。而本書的幾位主人公恰恰可以做我們學習的模範。

首先值得學習的是蘇聯的唯物主義科學家李森科院士。他是一個澈底的唯物主義者，所以他在研究的時候，總是以具體的事物爲對象，以人民的經驗供參

考，至於「學者」的著述，則往往以「盡信書不如無書」的態度，看了以後丟向一旁。我國過去的科學書，大半是從外洋硬搬過來的，付之實用往往格碍難通。我國舊時的「科學工作者」，又多數鄙棄本國人民多年積得的寶貴經驗，認為不值一顧。其結果，科學便成了舊中國的一種裝飾品。這自然也是舊社會的罪過，但新社會已經湧現了，新社會中的科學工作者應向李森柯學習。

其次值得我們學習的是執行科學人民化政策的蘇聯科學工作者柯勒斯尼克院士。他是李森柯一樣的唯物主義者，所以在他眼中也是人民為先，知識份子只應當為人民服務。這樣，他就「不惜」以名學者的身份出為農業技術推廣人，並且在工作的時候，處已艱苦卓絕，對人謙和耐煩，終於將科學人民化政策在穀子增產方面貫徹到底。我國舊時的科學工作者是少有紓「尊」降「貴」的勇氣的。新時代的科學工作者要執行科學人民化的政策，只有向柯勒斯尼克學習。

再次值得大家學習的是一些沒有正式受過學校科學訓練的科學工作者，柏爾西也夫，庫茲涅茨，贊利安，依希成柯等。他們有的將民間固有的經驗，從實踐中逐步加以改進，以補科學院力量之不及。有的對於科學院頒發的新農事指示，

自己是全部奉行，更以幫助隣人一同實行爲樂事。我國的勤勞大眾，向來積有豐富的生活經驗，只因身在封建，官僚，帝國主義三層高壓之下，救死尙且不暇，研究改良，無從說起。所以，所謂科學新方法，他們一來聽不到，就是聽到了，也必認爲那是洋學堂的洋玩意兒，與自己無干。間有一二聰明人偶爾獲得所謂經驗良方，又要視爲傳家秘寶，爲了一家的生活有保障，不肯示人，亦不敢示人。但這都是舊社會的流毒。現在解放了，我們廣大的工農積極份子，要想利用新獲得的自由來發家致富，就不應當自視過卑，以爲自己未受科學訓練，即不够科學工作者的資格，却應向柏爾西也夫，贊利成，依希成柯，庫茲涅茨四人學習。

學習李森柯有得時，建設期中的我國，不愁創造不出新的科學理論和方法。學習柯勒斯尼克有得時，建設期中的我國，不愁克服不了各方面對於建設的阻力，也不愁得不到積極份子的幫助。學習柏爾西也夫等有得時，建設期中的我國就有了廣大的科學工作者陣容，再加上人民政權下必然出現的各種有利科學工作的制度與環境，什麼移山倒海的建設事業成功不了！提高一二種作物的產量，自然更非難事。

至於書中所述使穀子增產底具體的複合農業技術。就其中個別技術來說，在蘇聯早已在他種作物上使用過，在我國這個精耕細作的古國也不新奇。再就其整體來看，正因為它是李森柯院士於究明穀子的生物學天性之後，按照蘇聯的氣候土宜種種具體條件製定的，也不見得可以機械地整個移用於我國，而只可供我國農業科學家的參考。

本書提供的學習資料，主要的不是科學研究的成果，而是蘇聯幾位科學工作者底科學方法和科學作風，所以在認為原名稍嫌晦澀時，還是不用「蘇聯如何提高穀子產量」為書名，卻在幾經斟酌之後，採用了「蘇聯的科學工作者。」

本書封面，承北京女子西洋畫學校熊紹堃，唐守一，熊先蓬，熊先菱諸先生集體設計並製成圖案，篇幅增光，特此道謝。

又原書所用 Millet 一字，承嚴以寧女士代向農業大學專家徵詢，始確定譯為「粟」或「穀子」，並此致謝。

譯者序於北京一九五〇、一、二十五。

目次

一、駭人的演講，古舊的傳說……………一

二、嚴厲的盤詰……………一三

——盡信書不如無書——

三、五十萬公頃的實驗場……………二四

四、戰鬥中的研究院如何克服形式主義作風……………三〇

——你是爭取一個報告呢，還是爭取好收成？——

五、「你算錯了」……………五〇

六、奇蹟的創造者——柏爾西也夫……………六一

七、神秘的敵人……………八七

八、黨的決議第九點……………九七

九、希波拉研究院……………一一四

——積極份子怎樣克服一九四六年的大旱災——

十、從基拉西摩夫的「留聲機」談到美國的農莊……………一二七

十一、基輔答復阿爾泰……………一三八

——熱烈的社會主義生產競賽——

十二、「前進，永遠前進！」……………一六五

一、駭人的演講・古舊的傳說

基輔音樂廳的講台上，站着波羅夫柯夫。瘦而極高的身材，（爲代表中最高的那位）身上穿着不帶肩章的軍服，胸前掛着戰時的勳章。由於克里克燈的照耀而縫縫着的一對眼睛正在掃視面前的聽衆。台下那些嚴肅而認真的同志們，有的坐在正廳中的天鵝絨軟椅上，有的坐在二三層樓座中的長櫬上，都在聚精會神地聽他吐出的每一個字。……在他身子的後面有張蓋着紅布的長桌，是主席團的席位，在這裡，和黨的領袖烏克蘭政府的領袖並排坐着的是優秀分子中的優秀分子；拖拉機的司機，田場管理人，集體農莊的主席，耕作隊的隊長和牛奶女郎，——他們都是國家的光榮和希望，原來烏克蘭的一些爲首的集體農莊正在這裡開會。

「我從軍中剛回家」，波羅夫柯夫高聲的說，「我被選爲我們的集體農莊的主席，我去看過了牧場，我將舊時的農業經濟管理人召請到小山的南麓，對他們說：『攷查一下這片崎嶇不平的土地，想個法子利用一下吧！』」

……說到這裡，他用手臂作了一個橫掃的姿勢，好像是要將在他前面展開的一片漸漸變黃的牧草地，陳列出來給聽衆看。

前此不久，是一九四八年春天，波羅夫柯夫得到了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的頭銜，這是他退伍以後第一次得到的獎賞。不過就是那些不知道這位發言人是後備軍隊長的人，從他的軍人氣概，從他談話中所用命令式的簡短詞句，也可以看出他在最近以前還是一個現役軍官。

他曾使用簡明的詞句向上級報告執行任務的經過，現在到了講台上，談吐還像一位軍官似的。但這也是不足爲怪，因爲當前的形勢使他覺得和軍中差不多。他的聽衆現正從事一場規模空前的新攻勢，目的是要在和平的田野裡爭取新的勝利，而這一新勝利乃是在戰爭的艱苦歲月裡所夢想不得的。又何況坐在主席團的席位上的，不是真有一位烏克蘭前綫的軍事會議的委員嗎？（註：這是指烏克蘭共產黨書記N·S·哈魯西確夫。他在愛國戰爭中，曾在各線當過軍事會議的委員）。

「從一塊一百六十五公頃的地面上，我們收割了每公頃一百三十三普特（每普特等於一六·三公斤或三二·六市斤）的冬麥」。波羅夫柯夫繼續的講。「要

獲得這樣一個收成，我們得給田地足量的水，因為在一九四六年的可怕的旱災中，田地已經乾透了。……徵求了老年人的意見，我做了決議。農莊中每一個男人和女人都得出來。我們築好了一個兩米半高的水堤。……我們在一九四六年秋天，用十五天工夫築成了它。春天來了，同着一齊來的是洪水。……一百五十五公頃被洪水淹了半米深。……不像耕過的地了，倒像一片鏡面湖。許多人告訴我們，這樣一來作物要完了。可是地沒有凍，水都滲入土中。溫暖的天氣到來時。冬作物就跳一般地長起來，你幾乎可以看見它長。這正是我們所盤算的！」

聽衆屏聲息氣地聽這位集體農莊主席，演說他在田間執行的戰術。大家都嚇呆了。

「我們爲一九四八年立的誓約是要從七百五十公頃上收割每公頃二〇〇普特的糧食（鼓掌），每公頃四十森特奈爾（每森特奈爾等於一百公斤或二百市斤或六·一普特）的冬小麥。至于玉米要收七十，穀子（粟）和向日葵要各收二十五。……」

他的演說，這次沒有被期望的鼓掌聲所間斷，間斷他的是主席團中發出來的

一個聲音……波羅夫柯夫四下里望了望，原來向他說話的是哈魯西確夫，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書記。

「爲什麼這樣少的穀子，」他問，「你還沒有研究過這種作物，你還沒有真正懂得它的可能性罷。……你的集體農莊組織很好，你既然立下了誓約，要爲別種作物取得高產量，那你也就很容易設法在每公頃地裡生產四十森特奈爾的穀子。……你且自己先想一想，再去請教柯勒斯尼克同志。他在這件事情上是專家。他對希波拉縣的農莊幫助不少了。他也一定幫助你的。」

從聽衆中發出了一片贊成的喧聲。希波拉縣各位代表中也起了一陣騷動。其中有贊利安，庫茲涅茨，依希成柯還有許多別人。他們那年都在地裡收穫了每公頃四十森特奈爾的穀子。

×

×

×

×

來。

穀子！那是蘇聯一種收成非常低的作物，直到最近幾年，收穫量才被提高起來。戈留波夫寫過一篇小說，名叫「兵士的光榮」。那是一篇歷史小說，其中一

位主人公夢見了久已過去的黃金時代。于是就向環坐在營灶旁邊的同伴，敘說一個農兵的傳說，提到荒古時候，產量五百倍於後來的一種寶貴的穀子品種……。

那正是兵士們愛聽的故事。因為小米粥乃是兵士們最愛好的食品。它好吃，經飽，又富營養。軍中的伙夫尤其愛好它，因為它煮起來既出數，又容易熟，在野營灶剛一冒煙時，粥已熟了。在從前連的野營灶制度還沒有設立的時候，每一名兵士都要用他自己的洋鐵罐燒飯，那時候穀子的這種屬性尤其被人重視。

退伍軍人，特別是在這次愛國戰爭中服過役的，誰不記得軍士們曾將小米粥親熱地叫做「白面金髮女郎」呢？

但是，提到這個穀子奇種的小說出版時，奇卡洛夫區波克霍得集體農莊的康得拉坦柯和波爾塔瓦區一個集體農莊中的李森柯院士的父親，都得到了「一項高梁的收穫量，和傳說中的五百倍一般大了。跟着是一九四〇年，有二十來個集體農莊得到相同的收成，還有一個哈薩族的集體農夫柏爾西也夫，在一片三公頃的地土獲得了一千倍的收成。同年，柯勒斯尼克又在莫斯科附近高爾基列寧斯基葉的農業科學研究院實驗農場上從一粒穀子種籽獲得了二六，一五七粒小米，共重二

二〇克！

當前的現實已經超過了傳說中最荒唐的幻想五十倍！

柯勒斯尼克坐在他的研究室裡，在書桌上舖的一張白紙上，一個個地撥着小米，計算從一粒穀子種籽得到的收穫。他算了一整天才算清。第二天又數了一次，證明頭天的數目沒錯。可見傳說中的黃金時代並沒有隨遙遠的陰暗的過去而逝去，卻在我們面前閃閃發光，和我們齊步前進。

不過，這個故事，還是讓我從頭說起。……對於那些不喜歡喝小米粥的人，這故事也是極有興味的，我想。

X

X

X

X

俄國東南部的土地，自古以來，永遠是在被沙漠吹來的焦渴的熱風破壞着，冬季雪很多。雪的風暴，是這個區域的著名產物。普希金的小說「隊長的女兒」，一開篇就寫一場奧倫堡草原上的雪風暴，那決不是無聊的幻想。

冬季多雪，可是東方吹來的熱風剛一吹到，土地便喝焦了。地被吹得龜裂起

來，到處都是很深的縫子，活像臉上的皺紋。乾燥的風，塵土的風，簡直是飽含礦質細塵的濃的，乾的，熱的霧。你如仰看炙熱的太陽，中間隔着濃厚的塵層，你簡直不覺得刺眼。每一種生物都在這種炎熱中枯萎了。

十八世紀這片區域有三十四次旱年。在資本主義下，這區域被剝奪得最苦。沿河的樹木無情地伐光了。河水流得很慢。連伏爾加河也如此。……十九世紀中，這裏早過四十次。最壞的一次是在一八九一年，災區遍四十二省，災民二千五百萬。每一「地西亞丁」（俄國丈量土地的單位，等於二·七五英畝）只收到二·三普特的穀物。

一位聖彼得堡的報館通訊員報告道：「這裡的農民們都拋棄子女，逃向他方」。列寧提到一九〇一年的旱災時道：「又是饑荒！在過去十年中，俄國農民受到的，不僅是毀滅，簡直是以驚人速度進行的澈底殲滅。一次戰爭，無論它怎樣持久，怎樣慘酷，也不能造成這樣多的災民的」。

要勝利地消滅旱災，列寧說，必需廢除地主制度和沙皇制度……小而分散的農莊是無法抵抗沙漠的焦熱呼吸的……。

穀子大概是由一些游牧民族首先帶到俄國東南部的。在剛一開墾的新土上，它長得很好。游牧民族遷徙無常，所以每年都能給穀子以新土。穀子是一種晚作物，所以對於游牧民族很方便。他們不用急着去找夏季的牧場。多過一兩星期的游牧生活似乎沒有什麼關係。何況小米能做乾糧極營養而又便於攜帶，直到今天它還是北哈薩斯坦人愛吃的食品。因此，穀子就是那裡的主要穀物。

乾旱推廣了穀子的種植，因為這個作物只需要小麥所需一半多點的濕分。於是俄羅斯農民也開始在他的田地上種穀子。而且每經一次旱荒，種植穀子的面積就擴大一次。在每一區域這個作物都能適應地方情形。就在這種自發的方式裡，由於農民多年的努力，培植出了穀子的各種地方品種。在一九一三年盤撒，潭波夫，伏龍奈茲，庫爾斯克，奧約爾各區都成了穀子的大產區。後來特別在一九二一年旱災以後，它的種植又向北傳播到萊阿散和高爾基各區。照例經過一次旱災，栽種穀子的面積就增加一次。在一九一三年種植這個作物的田地，有三百五十萬公頃，一九二五年旱災後，面積超過了六百萬公頃。可是關於這個作物有一件怪事，就是它在任何一個特殊的田莊上越長得密，它的每公頃產量越降得低。